

第三章 行善举结缘张家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命运之轮，在不同的路口会有不同的遇见。缘来缘去，总也脱不开世俗的轮回。

黄钟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心里正懊恼着，却见一个背着孩子的妇人在他家场院里扒拉着麦秸草垛，旁边已扒出一个草窝子，一男一女两个娃娃蜷缩在里面。两个孩子的棉衣和那妇人一样，都破得不成样子了。大的是男娃，约五六岁，斜靠在草上眯着眼；小的是女娃，两三岁，怯生生地望着他。

黄钟有点冒火，上前质问：“这是俺家的场院，你们是哪个庄的？”

那妇人回过头，说：“这位老爷，俺是从安丘景芝逃荒过来的。”说着，就要下跪，泪水簌簌而下，“孩子他爹病了，俺想在这里住几天，等他爹病好了就走，求老爷行行好吧。”

黄钟看着妇人背上的孩子，也就几个月大小。草垛边，一个男人躺在草堆上，喘着粗气，挣扎着起了几起，也没起来。

顿时，黄钟消了气，上前说：“唉，都是苦命人呐。你起来吧，甬在场院住了，天太冷，别冻着孩子，去俺家住吧。”

那妇人愣了一下，扯着两个孩子，就给黄钟磕头……

陈氏也没想到，男人上午赶着马车和牛羊出去，下午居然带了一大家子人回来。

黄钟对妻子说了刚才的遭遇，弟弟搬走了，西屋正好空着，就当是做

善事了。

陈氏和那妇人说了一阵子话，得知妇人姓程，夫家姓张，因秋天潍河发大水冲了房子，毁了田地，不得不到处逃荒要饭。熬到冬天实在熬不下去了，便想着去胶东投奔远亲，寻一条活路。哪知她男人走到昌邑石埠就病倒了，也没钱医治。一家人一路乞讨着过来，大儿子又得了风寒，没法继续往前走了，便想着在场院里挖个草窝子栖身，正好被老爷碰上了……

陈氏也觉得一家人可怜，敞开衣柜，找了自己的一件旧棉袄，又给孩子找了两套棉衣，连着枕头下新做的小棉袄，一并送给了张程氏。

张程氏接了棉袄，跪在地上磕了头，拿着回屋换了。

陈氏对黄钟说：“一家不知一家难啊。咱家的祸事，都是因你以前行事太张扬。如今，虽说家里大不如前了，可多少还能有口吃的，不就多几张嘴吗？咱就当是给孩子们积德了。你等会去请个郎中，给张家两个病人看看吧。”

黄钟点点头，出了屋子。

上午母羊被牵走后，晌午的面糊糊里没有掺羊奶，小玉路死活不吃，饿得哇哇直哭。陈氏正急得不知咋办才好，张程氏收拾利索来到屋里，也没犹豫，从陈氏手里抱过小玉路，解开了衣扣。小玉路一头扎进怀里，小嘴巴叼住奶头吧唧吧唧吃起来。

张程氏奶水也不多，好歹给小玉路吃了个半饱。她红了脸，低着头，小声说：“俺是庄户人，身子骨壮实，原先有口饭吃，下奶快，娃儿还吃不了。如今，每天就喝点稀粥……”

陈氏感激地对张程氏说，厨房里还有些猪蹄和几个荤菜，你去热一热，给孩子她爹和娃儿吃点吧。

张程氏点点头，眼里含着泪，说：“俺明白，以后就算饿了俺家娃，也不能饿了小少爷。”

说完，张程氏出了门，才知黄钟背着大儿子去了城里。她去厨房热了饭菜，先伺候着丈夫吃了点，然后和女儿吃了顿饱饭。接着，收拾完屋子，又去打扫了庭院。

她打定主意，只要黄家不赶她走，从今儿起，她就是黄家的下人了，不求别的，只求有口饭吃。

傍晚，她先给小玉路奶了，才给自家的娃儿奶。刚奶完，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，还有大儿子的说话声。

出门一看，见黄钟拉着大儿子的手，后面跟着一位背着药箱的郎中，从外面进来了。

原先，大儿子浑身发烫，昏昏沉沉的，直犯迷糊，连路都走不了，怎么去了城里一趟，就好了呢？

她叫了声“恩人”，欠身又要下跪，被黄钟扶住了。

黄钟说：“妹子，往后别这么客气，恩人长恩人短的，叫俺大哥就行。今天，俺背着孩子去了县城，请李郎中看了，当场给喝了一碗药汤，用被子捂着，捂出一身汗，孩子的病就好了七八分，又让俺领着去澡堂子泡了澡。歇息完，俺俩又到医馆里抓了几副药。李郎中说必须走着回家，俺们就一块走回来了。”

张程氏又是一番感激之辞。

接着，李郎中给孩子他爹把了脉，没说话。出来后，摇摇头，说：“准备后事吧。”说完，也没收钱，就走了。

张程氏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是一个劲地流眼泪。

黄钟出去买了点鸡蛋和肉，可孩子他爹什么也吃不进去了。

第二天凌晨，黄钟被一阵哭声惊醒，知道孩子他爹不行了。他迅速穿好衣服，来到西屋，见张程氏和两个孩子在嚎啕大哭……

逝者为大，入土为安。天亮后，黄钟召集族人为逝者举行了简单的葬礼，就葬在黄家墓茔旁边。

眼看着剩下了孤儿寡母，黄钟心里也不是滋味，安慰张程氏说：“妹子，往后咱就是一家人了，只要俺有一口吃的，就饿不着你们娘几个。”

张程氏流着泪，拉着两个孩子又要下跪磕头，被黄钟拦住了。

黄钟指着大儿子，说：“妹子，俺昨天问了，他叫张大柱，小儿子叫张二柱，女儿叫张麦粒，这些名字不大好听啊。”

张程氏说：“俺庄户人又不识字，他爹给起的。”

黄钟说：“这样吧，俺给另外起个名吧，往后张大柱就叫张承端，乃承天之佑、品行端正之意；张二柱叫张承志，为继承大志之意；张麦粒就叫张维莘，取《诗经》中的‘缁女维莘’之意。”

张程氏深施一礼，低声道：“俺也不识字，多谢……黄大哥。”

没几天，黄钟收留张程氏的消息就传到了山前村。黄钺感到不可思议，自家都这样了，还收留了这么多孩子。他来到黄钟家，正巧哥哥没在家，听嫂子说了事情的经过，也没吭声，转头回家推了二百斤麦子过来，并叮嘱嫂子和张程氏，绝对不能让哥哥知道。

正月初十，黄钟去了南隅，送黄在中前往浙江赴任。临别时，黄在中拉着黄钟的手，说：“弟，姓赵的，蹦跶不了几天了！”

黄钟知道，堂兄是安慰他，心里更感觉堵得慌。没有了耕牛，开了春，地里的活可咋办啊？他从未下过地，如今却要自己去种地了。

年前，他找朱老三聊过，朱老三会种地，啥时候开耕，啥时候下种，都明白着呢。朱老三让他不用慌，到时候帮着他种。种地比不得写文章，只要有力气，摆弄一年就学会了。

黄钟打定主意，这辈子不再舞文弄墨，安心种好那几亩地，养活一家人。

说来奇怪，张程氏的身体就是好，这荤腥油水一吃，奶水立马就像村里的老井，咝咝的，把小玉路和张承志喂得白白胖胖的。

张承端、张维莘兄妹与黄德润、黄德淳兄弟天天在一起玩，有时候黄德润还像先生一样，教三人读书写字呢。

黄钟和妻子商量过，等开了春，就让张承端跟着黄德润去养志书院读书，来去也有个伴。

还没等开春，就传来消息，赵锡水被抓进了大牢，说是给郑师爷下毒。高捕头带着人，直接把赵锡水的家翻了个底朝天。

黄钟心里清楚，肯定与黄在中有关。

几天后，高捕头把赵锡水讹走黄家的马车、牛羊及那三亩多地都还了

回来，还对黄钟说，赵锡水在过堂的时候全招了，就是讹诈黄家。那个家伙不经打，死在了堂上……

黄钟听了，如五味杂陈，虽然再也不用担心被讹了，但心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

第二天，他去见了大伯，黄运启让他啥也别问，啥也别问。官家的事，不是一个老百姓能弄明白的。

赵锡水的家产、土地都被官府没收了，媳妇和孩子也不知去了哪里……

人，有的时候就毁在一个“贪”字上。赵锡水完全是咎由自取，只是连累了老婆和孩子。

春光烂漫，麦子返青了。那三亩多地又回来了，朱老三继续租种着，还帮着黄家从牛羊圈里撵出粪，堆到地头发酵。然后用手推车推到地里，均匀地撒开，给麦子追肥。

张程氏本来就是庄户人，也帮着一起干。黄德润和张承端年纪还小，帮着拉车子，小嘴巴“嘿咻嘿咻”地喊着，很卖力气。

干了一天，黄钟手上就起了血泡，钻心地疼。晚上，陈氏用针挑破了，敷上香灰，满含柔情，说：“他爹，要不还是把地租出去吧，咱只要有口吃的就成。”

黄钟望着妻子，苦笑着：“俺就不信，别人能干的活，俺干不了！”

第二天，他包着手，继续给麦子追肥。黄钺也过来帮忙，兄弟俩干累了，坐在地头对望一眼，哈哈笑起来。

黄钺笑着说：“哥，俺今年先跟着你学，明年俺的地，也自个儿种。”

追完肥，开始浇地，从河沟里一担担地挑，一亩地至少三十担水。只有把麦子喂饱喽，麦粒灌了浆才饱满粒大。黄钟的两个肩膀磨肿了，硬是咬着牙没喊一声疼。

躺在炕上的时候，陈氏用手摸着 he 红肿的肩膀，直落泪。他安慰陈氏说：“张家妹子说过，干农活就这样，熬一熬就适应了。”

是啊，人都需要熬过一段难熬的岁月，才能迎来蜕变。黄钟在熬着，

爹也在病痛中煎熬着。搬去山前村后，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虽经多方诊治，仍无回天之力，于第二年春夏之交便撒手人寰了。

临终前，他要把一点儿私底留给黄钟，黄钟坚决不要。最后，还是黄运启出面，兄弟俩平分了。黄钟用那点银子又置办了二亩薄地。

寒暑易节，光阴似箭。小玉路和张承志都掐了奶^❶，孩子们也都大了。张程氏觉得继续住在黄家，瓜田李下的，就央求黄钟帮着搭几间草屋，搬出去住。

此前，黄钟想给张程氏找个贴心的男人，可张程氏一心为夫守节，婉言谢绝了。

黄运启感佩张程氏善良贤淑，提出收为义女，并出钱在南隅盖了三间民房。娘四个总算有了栖身之所。

眼看着黄元御和张承志五岁了，在黄家的帮衬下，和哥哥们一起去养志书院开蒙读书。

黄钺也拨出五亩地，给张程氏耕种着。自此，张家便在南隅村落户生活。黄、张两家和睦往来，孩子们交往甚密，宛若一家。

张程氏见女儿对黄德润有意，主动提出将女儿许配给黄德润，以报答黄家收留之恩。

黄钟是看着孩子们长大的，有一次还看到张维莘偷偷塞给黄德润一个绣花荷包。如今，张家妹子主动提出来，哪有不答应的道理？

黄德润很争气，与张维莘订婚当年，就与张承端一起考取邑增生。最让黄钟骄傲的，还是玉路。那年，昌邑名儒于子蘧来到黄家辛戈村，瞻仰了黄家宗祠，不禁感慨万分。

这时，身后传来一个稚幼的声音：“俺长大后，也要像老祖爷爷那样侍奉君王左右。”

于子蘧是昌邑南部吴沟村人，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）纳贡，博学多才。他扭头看时，见墙角边有两三个孩子在玩耍，其中一个穿着粗布衣的

❶ 掐了奶：方言，断奶。

孩子，正挺着胸膛，手指着黄家祠堂。于是问身边的朋友：“这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
一个黄氏族人说：“这是俺堂兄黄钟的三子，叫玉路，字元御，刚开蒙呢。”

于子蘧招手让黄元御近前，有意问了几句，哪知黄元御并不胆怯，从容应对。他惊叹不已，竖起大拇指，说：“此子必成大器！”

黄钟与于子蘧早就相识，只是没有过多交际。游览完毕，于子蘧主动上门拜访黄钟，提出要收黄元御为徒。

能有于子蘧这样的名士大儒任启蒙先生，自然是黄家的福分，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啊。黄钟听完，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……

就这样过了两年，黄元御在于子蘧的悉心教导下，熟读《千字文》《三字经》，还能够对对子了。尤其是那一手行楷书，端端正正，有模有样，颇有大家风范。

后来，于子蘧外放为金乡县训导。黄元御依依不舍，为老师送行。之后，继续进养志书院就读。先生姓姜，秀才出身，治学严谨，常有怀才不遇之感。

黄元御九岁时，开始读“四书”“五经”，有不懂的地方就追着先生问。一点即通，先生不禁惊叹黄元御是个神童。

男孩子贪玩的天性是不可避免的。黄元御早就听哥哥说，隔壁清心观院内的桃子很好吃，又脆又甜。

养志书院的学子们大都去偷过桃子。观里就一个瘸腿老道士，等他闻声追出来，孩子们早跑远了。

一天，黄元御听着外面蝉声阵阵，见姜先生去了茅房，便朝张承志招招手，猫着腰偷偷出了教室，爬墙跳到了道观院内。姜先生每次去茅房，都喜欢拿着一本书，一待就是半炷香。

两人一前一后沿着墙根往前走，绕过破落的正堂大殿，来到后面的菜地。几棵枝叶茂盛的桃树上结满了桃子，向阳的桃子已微微泛红，甚是诱人。

黄元御跑上前，跳起来摘了一个，在衣服上擦了擦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桃子还未完全成熟，甜中带酸，有一股清香味。

这时，从正堂大殿溜过来一个人，正是年长他两岁的黄德静。黄德静有点生气，走上前说：“你俩出来摘桃，也不叫上俺。”

仨人从穿开裆裤就一起玩耍，春天跟着张程氏去麦地里挖荠菜，夏天一起下潍河洗澡摸鱼，秋天帮着家里收棒子，冬天堆雪人、打雪仗。冬去春来，友谊和感情在一天天发酵……

黄元御笑起来：“俺叫承志的时候，你没看见啊？不怕先生罚你？”

黄德静说：“有你俩做伴，俺怕啥？”

三人一边摘，一边吃，不一会儿，地上便落了一些桃核。黄德静和张承志为一个大桃争抢起来，吵醒了正在打盹的老道士。

老道士手持扫帚追了过来，边走边喊：“桃子还没熟呢，吃不得。你们这些小祖宗，怎么又来了！”

见老道士追出来，黄德静、张承志也顾不得其他了，拔腿就跑。黄元御又摘了两个，揣进兜里，才撒开了腿。跑到大殿边上，老道士在身后喊：“吃这么多，容易伤胃。晚上要是肚子疼，记得喝一碗用温水调的淡盐水。”

三人似乎没理会，翻过墙逃回了书院，见姜先生手拿戒尺站在门口，一脸严肃地望着他们。原来，他们逃出教室的时候，就有学生去报告了先生。姜先生屎没拉完就回来了，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。

姜先生望着他们，摇着头说：“本院早已告诫诸位学子，不得去观内打扰，更不得偷桃。偷者，窃也，为无德之人……”

黄元御听着先生的教诲，从兜内掏出一个桃子，低着头，怯怯地说：“俺知先生教学辛苦，特去摘鲜桃给先生品尝。古有东方朔偷桃助己长寿，今有学生偷桃献先生，愿先生和东方朔那样长寿……”

姜先生一听，眼中露出一抹惊喜，仍故作微愠，训斥道：“油嘴滑舌，身为先生，岂有让学生去偷桃之理。还不是你们自己想吃？今儿先在廊下罚站，背诵《孟子》一篇！”

三人在屋檐下站了半天，腿都酸了。黄德静和张承志相互埋怨起来，

黄元御也不吭声，拿着书摇头晃脑地读着。

放学回到家，吃完晚饭，黄元御练了一会儿字，觉得腹痛难忍，忍不住呻吟起来。

陈氏见状，急忙让丈夫去请郎中。

黄元御咬着牙说：“俺听老道士说，晚上要是肚子疼，记得喝一碗温盐水。”

在黄钟的逼问下，黄元御把三人偷桃吃的事说了。

陈氏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急忙去厨房调了一碗温盐水，让黄元御喝下。没多久，黄元御肚子“咕噜咕噜”响了一阵，去茅房一阵稀里哗啦，竟然不疼了。

黄钟感到很奇怪：“那道士怎么这么神，知道孩子吃了桃子会肚子疼，还吩咐喝温盐水。”

陈氏说：“俺听爹说过，凡是道士，都会治病哩。”

这时，黄元御穿上衣服，就要出门，说德静、承志肯定也肚子疼了。

黄钟让黄元御在家休息，吩咐大儿子去张家，他自己则去了弟弟家。来到弟弟家，见弟弟打着灯笼正要出门，一问才知黄德静也是肚疼难忍，便把老道士教的方法说了。果然，一碗温盐水下去，拉了一大泡稀黄之物，便安然无恙了。

张承志也是一样，总算虚惊一场。

回到家，黄钟训责了黄元御一番，不许他再去清心观。

谁知次日，黄元御就独自去了清心观。他是趁着午睡的时候去的。这次他没去偷桃，而是径直走进正殿旁的草屋。

老道士正躺在草席上，刚要眯着眼睡觉呢，见门口人影一晃，进来一个人。他定睛一看，是昨日偷桃的学生，当即骂起来：“小兔崽子，你又来做甚？”

黄元御躬身施礼，道：“俺特来感谢老神仙。昨天回家后，俺果然腹痛难忍，还是老神仙厉害，一碗温盐水就没事了。”

老道士见黄元御彬彬有礼，也没了怒气，起了身，笑着：“往后可别

来偷桃了。那桃子是敬给神仙吃的，只有等成熟后敬完神仙，凡人才能吃的。”

其实，每年桃子成熟，老道士都会摘一些送去书院，让先生和学生们的品尝。

黄元御好奇地问：“为啥您能算出俺们会肚子疼呢？又为啥让俺喝温盐水呢？”

老道士坐在炕头上，摸着胡子说：“咱这里紧邻北海，土壤碱性强，所产水果甘甜清脆，属寒性之物。而未成熟的桃子，未经天地阴阳之气调和，其性更寒。你们于午后所吃之桃，经日头暴晒，阳气流于桃子表皮，但尚未入内，形成燥气积于桃子表面。你们吃入腹中，寒燥之气自然积于腹内，焉有不疼之理啊？盐乃北海之精，能引出桃子之内的寒性，而温盐水恰巧调节了腹中的寒燥之气，只要将这股秽物排出，就没事了。”

黄元御听得一知半解，再次朝老道士躬身行礼：“还是老神仙厉害。俺姥爷说过，凡是道士，都会治病哩。”

老道士笑道：“老道虽略通岐黄之术，但上不了台面啊。”

接着，老道士问了黄元御姓名，得知是黄保长的三儿子后，惊讶地问：“难道你就是那个立志长大要侍奉君王左右的小神童？”

黄元御红了脸：“都怪俺小时候不懂事，信口开河罢了。”

老道士又问了黄元御的生辰，掐指算了一会儿，眉头紧锁，说：“你将来真有随王伴驾之福呀，只可惜……”